



《上载新生》中因为欠费而被降低像素的云端复制人。

主——曾经在血腥屠杀中反复轮回的机器人一个接一个觉醒了，西部世界暴力版成人乐园里主仆易位，这里的黎明终于真正染上了血色。

## 我们是真人吗？

看起来反攻的是机器人，但作死的永远是人类本身。塑造强大到无法想象的硅基生物、钢铁怪兽、AI 情人，还只是小打小闹——最高级的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是无形的——他们是无数的 0 和 1，而碳基生物最冒险的举动，是把自己也变成无数个 0 和 1，让碳基硅基难分彼此。

我们是真人吗？这个问题不能经常想，想多了可能就会看到自己身上长出马赛克。

在美剧《上载新生》里，濒死的人为了获得永生，将自己的一切上传到云端，在那里稳居几万层楼高的豪宅，想变装就变装，天下美食应有尽有，甚至还能用装置来和活人亲朋进行友好互动。

这当然不是《上载新生》的独创，强尼·德普早在《超验骇客》里就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块硬盘，用以超脱肉身的束缚。而在英剧《黑镜》里，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复制自己”逻辑链的起源与演变：

在《黑镜：圣诞特别篇》里，“复制自己”的本意是为了打造一个完全适配自己心意的保姆和管家——当一个人觉得每天做家务、处理杂事很麻烦，就把自己复

制一下，让硅基的“复制管家”去应付那些烤面包、洗衣服、订机票之类杂务。

等发展到《黑镜：圣朱尼佩罗》，编剧说，机器人养老大可不必，我们可以让人未老先死——只要在临终前将意识上传到云端永生就行了，你还是你，一举一动都符合你生前的特征，而且你还能活在最年轻最漂亮的生命阶段——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只是，这样做有一个副作用：你还是真人吗？你怎么判断某一时刻的自己，到底是真人，还是复制人？可怕的也许不是被机器人直接绞杀，而是被人工智能送往云端永生，是自己也变成了 0 和 1。

“复制自己”离我们还有多远？距离可能不像想象中那么大。也许很快，我们就像《卡里斯特号》里一样，一不小心喝了一杯别人递过来的咖啡，留下了 DNA，就被有心之人拿去复制了一个，在你不知情的世界里，被复制的你遭人奴役、遭人泄愤，永生，且永世不得超生。

电影《月球》里，有关当局将最出色的宇航员复制出无数个，派往外星球驻扎，让这个孤独又危险的岗位永远有最年轻最精干的顶上，而真正的宇航员在地球老家岁月静好，有足够的时间相妻教子。对宇航员来说真是很人道了，但他的复制人显然不这么认为——当他拼尽全力在濒死中联系上地球，想见自己妻儿最后一面时，却发现他的妻儿并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比独自上月球更孤独的事，原来是有的。

《银翼杀手》里，女主角“瑞秋”走在 1982 年的洛杉矶街头，她掏出一张童年照片，试图证实自己就是瑞秋无疑——然而就连她可怜的记忆碎片，也都来自他人的生命拼图——像不像现在的问答 AI？看起来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神奇治愈的力量，其实那些话都来自于互联网诞生以来无数个硅基生命在赛博网上留下的吉光片羽。

存在主义在此刻又遇到了新的困境：如果记忆只是编程，如果言语只是新的排列组合游戏，如果情感只是电流，那么我们要如何证明，自己依然存在？**民**